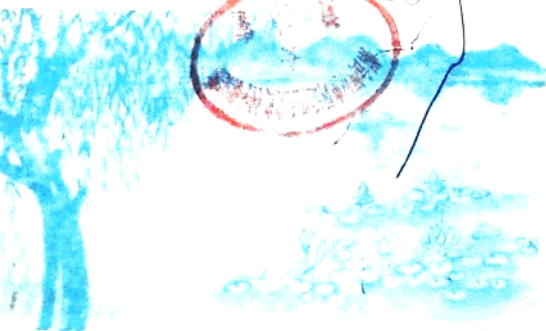


2514

洱源文史资料

第一辑

3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
洱源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主 编 苏仕代

副主编 杨位儒
王靖宇

编 辑 杨学胜
李佩久
杨圭臬
段本善
王 璋

目 录

前言.....李春华 (1)

张结巴.....

原作 **马 锦**

整理 李佩久 苏仕代 杨学胜

王靖宇 杨位儒

执笔 李佩久 (3)

张结巴杀了我四个亲人.....

刘映瑞口述 苏仕代 杨位儒整理 (121)

我的亲身经历.....

杨正发口述 艾玉花 杨位儒整理 (123)

我被掳之经过.....李思忠 (125)

匪抢沙坪街.....李 诚 (127)

老人们的控诉.....李作栋收集整理 (129)

我的亲历亲见.....

杨国栋口述 杨子厚整理 (131)

也谈张结巴之死.....杨泽仁 (133)

补白 (本子曲) 四节

前 言

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研究、出版工作，是人民政协的重要任务之一。

坚持爱国主义是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方向。

通过征集和出版文史资料，可以广泛团结社会各界人士，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这对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将起到有力的作用。

通过组织各界人士撰写亲闻、亲见、亲身经历的史料，不仅对撰写者可以温故知新，同时可以为群众特别是为青年一代提供历史知识和乡土教材，使之从中得到启发和教育。

“要存真，要实事求是。”是我们搞好文史资料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作为史料要忠于史实，才能忠于真理。文史资料唯有真实，才有研究的价值，才能教育后代。

洱源文史资料第一辑，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今天和读者见面了。这一辑的内容记述了张结巴匪患从发生、发展到灭亡的整个过程。从这辑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统治阶级政治上的腐败及产生匪患的政治、经济根源。

这一辑史料记述的事件，是根据县政协委员马锦提供的十五万多字的原始资料和县内其它三十多位老人提供的二十多份（二万多字）的资料，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多次修

改订正整理而成的。经访问调查，县内亲身经历的一代老人及至今尚存的不少受害者都认为是真实的，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资料中许多事件的细节，经赵国璋、周子华、杨泽仁、段绍科、李文农、杨百川、杨子厚、李作栋、王冠群、杨介仁、李文瑞、李岱、杨茂铨等几十位同志提供资料补充后，已更加充实、更加准确。是我县一份较好的乡土教材。

我们整理、出版这本有关张结巴匪患的资料，目的在于使后代人从一个侧面了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旧中国；认识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从新旧两个社会的对比中，深切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从而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激发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

《洱源文史资料》第一辑虽然问世，但由于我们水平、条件所限，加之经验不足，会有许多不当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我们根据文史资料工作的方向和原则，今后将陆续收集、整理、出版洱源各个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和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史料，欢迎各界人士供稿。

李春华

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

张 结 巴

原作 马 锦

整理 李佩久 苏仕代 杨学胜 王靖宇 杨位儒

执笔 李佩久

军阀争王夺位，官绅枉法贪赃！土匪四处逞凶狂，人民悲痛万状！

历史潮流难挡，往事不能遗忘！组写史料数十章，是爱是憎细想！

一、军阀混战 匪祸四起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即民国初期，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各帝国主义国家已经腾出手来，加紧实行对中国的瓜分、掠夺。为了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都在按照自己的需要，不择手段地收买、培植、利用中国的各派军阀势力。而国内的各派封建军阀，出于抢夺辛亥革命成果，镇压革命力量，扩充地盘，割据称雄的需要，纷纷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之中，充当他们镇压中国革命的走狗。殖民政策推行的结果，造成整个中华大地连年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不已，全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人民受害尤深，境况更为恶劣。当时以唐继尧为首的各派地方军阀，为了争当云南王，不顾人民的死活，连年用兵，相互厮杀。无穷的战争，造成浩繁的军费开支，而浩繁的军费最后都以沉重的赋税、徭役落在云南人民的双肩之上。于是，造成了云南境内到处灾害频繁，民生凋敝，财源枯竭，民不聊生。

军阀混战，灾害频繁，沉重税役使人们活不下去了。那些散兵游勇，地痞流氓以及一些破产农民和城市贫民乘机纷纷结党当匪。匪患犹如遍身毒瘤，到处冒出头来，大股小股的土匪四处流窜。那时，在洱源和邻近县份出现的土匪，比较大的就有杨玉林、王文举、季毕文、何癞毛、朱石宝、罗高才、张结巴等多股。他们各有各的目的，各有各的打算。有的独树一帜，有的同流合污；有时归统，有时分散；有时称兄道弟，有时格杀相拼。但总的来说，打家劫寨，抢城抢乡，坝区逞凶，山林作乐是他们的共同之处。在军阀混战，匪风四起的年代，最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受害最深的还是贫苦人民！真是：军阀争权利，土匪逞凶狂，可怜老百姓，无处去安身。

在那时的众匪股中，云南西北部洱源县境内出现的张结巴，纠集了上千人之众的土匪占山为王。他既不打击军阀豪强，也不扶贫济困，而是把烧、杀、抢、掳之祸水一起倾倒在平民百姓身上。他杀人如麻，手段残忍，十多年的抢劫掳掠，弄得洱源十室九空，到处尸骨如山，哀号遍野。至今一提到张结巴，人们仍谈虎色变。而云南的统治者对土匪的政策，则全视自身统治的需要，即于己有利时，则利用之，招安之；于己无利时，则剿灭之，杀戮之。当时人们用这样的话描述官、兵、匪三者对人民的危害，即：“匪如梳、兵如

篋、官如剃。”一语道破了他们的本质。

二、官绅敲诈勒索 罗高才被逼离家

民国初期，各股土匪在洱源邻近各县四处抢劫，出没无常，虽然洱源的土地上还未有土匪抢劫的事发生，但匪警频传，人心惶惶，于是，各区绅士就以“保境安民”为由，纷纷报请县署，成立起团保局来。凤羽区以赵清鹤为首的团保局也在凤翔镇舍上旁应运而生了。他们虽然搜刮了钱粮，在舍上旁街上筑了里门，围了栅栏，筹办了枪弹，组织了团兵，但所谓的团保局只不过是一群饱食终日，无所作为的乌合之众而已。没有匪警时，他们龟缩在团保局里抽大烟、赌钱，大吃大喝。匪警来了，他们互相观望，互相推委，敷衍了事。幸好在这段时间里，大股土匪还不曾来洱源“光顾”，这才使他们苟安下来。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六月，是凤羽区白族人民逢十二年一度的传统习俗——“水陆大会”之期，绅士们又借此从中取利，向老百姓进行所谓募化，推选赵清鹤为会首，在匪风四袭的凤翔镇上筹办大会。这次“水陆大会”排场之大，耗资之多，非往昔可比，单向人民“募化”的银元一项就有五千元之多，其它粮油、香火、纸张不计其数，向老百姓借用的物资数以千计，所请的达官贵人上百之众，所请的法师和纸扎工艺匠役也超过百人之多，还有执事的、打杂的人就不可胜数了。这里的豪华、腐化、欺骗、压诈等种种行为真是难以说清。可是，那些利欲熏心，丧心病狂的绅士和会首们，仍不满足，还要想炫耀一番，就在即将开坛做斋之际，查得供品不够丰富，陈列得不够稀奇，于是，派出四路

所谓干员向邻近县份和县城的大户人家去借古董玩艺，金玉珠宝，文物字画……以补充供品的不足。

第一路去乔后井借供品的回来了，带来了几个货主“大人”，会首们乐滋滋的，虔诚地顶礼膜拜。

第二路去洱源城借供品的回来了，又请来了几尊“官员”，绅士们笑盈盈的，小心地在中堂正容顿首。

第三路去云龙借供品的回来了，也请来了几位“绅士”，耆老们乐呵呵的，恭敬地在佛前，并钵祷祝。

真是：打肿嘴巴充胖子，虎挂念珠假慈悲。

那第四路去邓川城借供品一行三人，都是些唯命是从的“善男”，哪里称得上是干员？哪知会首们的葫芦里装些什么药？他们在邓川城如数借到三箱供品，也请来两个“大人物”。“水陆大会”的会首们单等他们这最后一批人和物回来开场了。谁料他们回到凤羽东山上的腊坪哨下水槽时，突然听见：“呔！站住！留下财喜，跪下！不准动！”这吼声犹如晴天霹雳，从空而炸，吓得他们连小胯也弹起三弦。猛地，从树丛里跳出七个脸涂黑烟，面如锅底，口染红朱的彪形强盗，个个举着雪亮的老缅大刀，饿虎般地扑来，其中三个强盗把三箱货物抢起，扬长而去。另外四个强盗，恶狠狠地用刀尖指着跪在地上请求饶命的五个人。他们这五个人，早已吓得口呆目瞪，跪着象石头一样一动不动。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光景，有一个强盗对他们说：“滚回去！不准声张，如若说出去一句实话，就……”然后在他们各人的脖子上用刀背横割了一次，再说：“就象这样割下你们的头！”说完，就走了。

这五个被抢的人好一阵才清醒过来，爬起来，看看日已西斜，才哭丧着脸，唉声叹气地下山来。大概掌灯时分，摸

黑回到凤翔镇，他们到大会上报和团保局报。此时，大会执事人员正在进餐，人人吃得满嘴油污。团保局的团首正高卧烟床，吞云吐雾，满鼻喷烟。他们听了报告，一个个吓得丢下碗筷，跳下烟榻，乱成一团，不知所措。

眼下，个个束手无策，人人六神无主。只有团首赵清鹤为人老奸巨滑，口蜜腹剑，在这不测风云之中是唯一出面驾驭局势的人。他来到大会之上，先听了被抢人的详细报告，然后不慌不忙，胸有成竹地作了一番布置：

首先，他下令把所有的荤素两类菜饭端出来让大家饱食，美其名曰：“为众压惊。”所有在场的那窝人，都是些酒囊饭袋。虽然他们中有的已经吃过，有的还在动嘴，有的还未动口，甚至有的是戒荤吃素的，这时都知道好景不长，何不乘机饱餐一顿，于是就呼吆叫六地大吃大喝起来。也不知闹了多少时候，直到个个酒足饭饱，杯盘狼藉，他才宣布：“水陆大会”停办，所有执事人等立刻回家。接着在昏暗的烛光之下，他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失主百般刁难，一时要原物，一时要偿金，有些不屑珍品的，也鱼目混珠，声言价值连城，加倍勒索。他一言不发，忽而看看这个，忽而听听那个，等大家吵够了，他才开口说：“诸位，现在要想完璧归赵是做不到了，请多原谅！但兄弟决不让各位吃亏。目前，首要的是追查强盗！”又经过一阵唧哩哇啦吵嚷之后，决定照失主所索价款，于五天内向花户摊派还清，最后，就集中在追查抢劫供品的土匪上。但猜来猜去，总不知是何人为首？哪些人所干？一直闹腾到鸡叫三遍，仍然是海底捞月，镜中折花，没有个结果。天将明，冷风一吹，象是把赵清鹤的脑子吹醒了一样，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拍桌大叫：“是他，是他为首抢的。”众人迫不及待地问：

“谁？哪个？”他慢吞吞地说：“大松甸保保……罗高才！”众人面面相觑，默默无言。他见此情景，蓦地站起，扫视了室内一眼后，又斩钉截铁地说：“诸位不必多疑，马上抓来归案！”众人正要开口，他又以手止之道：“莫非有别人？莫非在坐的人中有所牵挂的？”这班人都是些牙齿早就吃黄了的。他们见此，便个个随风转舵，逢迎着说：“合喽！合喽！是他，是他！”“擒贼先擒王，把他一抓到，万事就了却了。”

赵清鹤打发走了一干子人以后，又掐指暗算着抓捕罗高才的办法。第二天，他派出亲信四出传谣，说罗高才是抢劫“水陆大会”供品的首犯，并声称呈报县署缉拿法办。还把保长杨锦桐请来代写呈文。这杨锦桐更是为虎作伥，为其设计，先收买民心，听从“众议”，然后来个斩草除根。乐得赵清鹤得意忘形，连声称赞：“吾之子房也。”于是，团保局的团兵到各村大肆鼓动，作公开“调查”。老百姓尽受蒙蔽，不辨真假，又怕招待团兵，更怕背通匪罪名，也就加油加醋地议论起来。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罗高才就成了真正的抢劫首犯了，真是“众奸鼓衅，聚蚁成雷”啊！看看毒计已成，杨锦桐代团保局向县署写了一纸呈文：

“呈为呈请钧署依法缉捕中途抢劫首犯罗高才归案法办事：”

“职局今据凤羽区耆绅×××等报称，本年旧历正月二十八日，五门镇大松甸保保罗高才纠集匪徒六名，在腊坪哨峡谷中抢走‘水陆大会’由邓川借来之全部供样珍品（如清单列），职局曾派员多次调查属实，我区民众亦有检举。特呈请钧署缉捕该首犯归案追赃，另以法办，以振法纪，以达众望，以杜匪祸。我士庶人等不胜感激之至。”

罗高才何许人也？他是彝族人，家住五门镇大松甸村。从小在家劳动，青年时代去当兵，参加了滇军护国讨袁之役。回昆后，觉得在军队里混不出名堂，既不能升官，也不能发财，就假借家有老母，无人奉养，申请先期退伍。有个宁北乡大果村人马轸在护国军二十六团当团长，以同乡关系，代报上司，获准回家。回家后，安份守己，因家庭贫困，不得已帮村中人放羊，勉强度日。他常年在大理苍山北段荒甸坝放牧，很少回家。他身体健壮，臂力过人，行走如飞，能徒步追捉鹿麋之类，又有些军事常识，枪法也准。故人们把他看成是了不起的人物，各级官绅也把他当作是能飞檐走壁的强梁。如今赵清鹤团首捕风捉影，认定他是抢劫首犯，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了。

赵清鹤的呈文呈到县署，县官马上点差调警前往大松甸捉拿，虽然没有抓住罗高才，但也满载而归，除了草鞋钱、招待费装得胀鼓鼓外，罗家的大小什物，山林野味都作为“赃物”抬进了衙门，自然，县官老爷是得了最满意的东西了。但官府哪能罢休？第二天又派出了两批政警，一批去荒甸坝捉拿罗高才，一批躲在罗家房前屋后侦察。

罗高才的几个亲友，跑到荒甸坝，把事情告诉了他，并劝告他赶快躲避。他乍听了犹如五雷轰顶，愤慨地说：“真是人在山中住，祸从天上来！叫我如何是好！”他纳闷了。第三天早上，他刚把羊群放出羊棚，沐浴着初升的阳光，思索着今晚的归宿。还没有跟羊群走动，就有十多个彝民打扮的人叫唤着：“罗大哥，好早，借个火来吃锅烟。”他正要分辨来人，冷不防被一把抱住，捆绑起来。只听有人大吼着：“罗高才！你这强盗也有今天！走！到县衙门去。”他知道已经上当，可能要吃冤枉官司，就理直气壮地

争辩着、挣扎着。但他有理说不清，有冤辩不明，一切都无济于事。结果在一阵痛打之后，被推推搡搡地驱下山来。他越想越恼，越恼越恨，走到一条深谷边上，念头一转，乘政警们上坡下坎之际，一跟斗栽进深谷，滚下涧底，磨断绳索，钻入丛林之中逃走了。这伙政警是奉命活捉罗高才的，但路又不熟，只得乱打了一阵枪后，呜哩哇啦开回大松甸，同另一伙早已埋伏的政警汇合，专等罗高才逃回家时再捉。

当夜子时，罗高才潜逃回家，未进家门又被抓住，即时解走，后来被村民在途中救出逃走了。真是：定下草乌计，逼走穷苦人。

三、赵石掌吹箫张结巴

罗高才逃出家门，径自奔上罗坪山，在山上躲藏了一段时间，在鹤庆牛街附近逗留了一些日子，还摇尾乞怜地找熟人混了些饭吃，涂烟抹面拦路抢劫了些过往行人，险些丧了性命。

这一日正午时分，毒日当顶，恶气袭身，罗高才在西罗坪山的一乱石岗上，饥饿难当，蹒跚走着，回想起过去的一切，看看现在的处境，思量将来的出路，百感交集，不禁悲从心来，恨由胆生，身体渐渐难支，神智慢慢恍惚，不觉扑通一声，摔倒在乱石之中，昏迷过去。

不知过了多少时辰，有两个山客路过这里将他救起，等他完全清醒过来，才问这问那，他长叹一声说：“唉！我罗高才……”话要再说，那两人齐声叫道：“原来你就是罗大哥，恕小弟们不恭了。你的事小弟等完全明白，不必再叙

吧，但不知今欲何往？”罗高才说：“无路可走，无地可容，只有……”两人大叫：“爬龙背，（注）俗话说，此地不容人，自有容人处。”罗高才点头问道：“二位是？”那细高的抢先说：“我，赵石掌，清末文生，兰坪人氏……。”另一个矮堆堆、满脸横肉、稍有麻子点的接过话茬说：“赵赵先生是我我请来的，我我张占彪是奉奉了朱朱石宝队长之命，请他上上山的。”赵石掌接着说：“他叫张占彪，因为口吃，绰号叫张结巴。”稍稍歇了口气后，三人坐下，赵石掌就象演说般地吹捧起张结巴的往事来：

“张大哥的原籍是兰坪县，他属猪，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九九年），从小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着。因为家乡闹灾荒，祖母带着他和他大姐到剑川羊岑、鹤庆牛街一带打短工度日，有时也沿门乞讨。他大姐嫁到牛街乡下后，他也到了牛街帮人放羊。有一天，羊群被豹子咬死了十来只，主人不依，逼着要赔，他无法，逃到灵应山罗刹洞躲藏。他祖母一气而死，被抛在仙人掌丛中。后来，他回来央求：愿卖身葬祖母并偿回羊价，恰好邓川县焦石洞有个商人路过牛街，见此情景，遂生怜悯之心，为他解决了此事，从此，他就被带到焦石洞抵债。”

赵石掌说到这里，又吹捧了一句：“董永卖身葬父，张大哥卖身葬祖母，真可名留千古！”喜得张结巴拍拍胸脯说：“哪个比得上我，那时我我才有九…九岁。”

“以后呢？”罗高才点了点头问。

赵石掌又谈：“张大哥在焦石洞不久，就被人买做抚子。那时，焦石洞瓦窑头村里有汉炳林夫妻俩，因年过三十，还未生儿育女，见张大哥孤苦零丁，用一千五百文铜钱把他赎来做抚子，按照山村习俗，要随汉姓，改新名。汉炳林夫

妇请了几桌客，给他取了个姓名叫汉结苏。他在汉炳林家的开头几年，倒也听话，无论放牛羊、砍柴、种地都勤快，还常挑柴到邓川城、右所街去卖，汉炳林夫妇也满意得很。哪料事又多变，汉家夫妇在把张大哥抚来之后几年，竟接二连三地养了三男二女。这样，张大哥认为继承汉家基业已无指望，于是不象以前那样勤快了。而汉炳林夫妇则宠爱亲生子女，对他另眼看待，久而久之，对他淡漠了，虐待了。张大哥性格倔强无比，也不买汉家夫妇的账，整天赶着羊群在山上生活，一直在山上把羊群杀吃光了也不回汉家一转。这时，永北县的两个牧羊人来到焦石洞帮人，一个叫长毛老二，一个叫尖嘴老三，不几天就和张大哥火热起来。他们在鹤庆北衙山上爬龙背，名声大出。汉炳林原先就有甩掉张大哥的念头，就以此为由，报请邓川县署把他抓去关押。恰巧这时，县上奉命募兵，县署里有个姓卫的哨长，为了解决他的亲戚张占彪的应募名额，就偷梁换柱地用张大哥去顶替，从此，张大哥就沿用了张占彪这个名字。”

罗高才听到这里轻轻地说：“当兵，也当过兵！”

赵石掌又吹捧说：“昔日韩信不得志之时，曾受辱胯下，后来还不是当上了‘三齐王’。占彪以往委屈于人，今后必成大器，说不定功盖韩信，位过三齐的。”

张结巴听了，哈哈大笑。

赵石掌继续谈：“这时，张大哥已二十出头，在邓川常备队服役。但他哪能受得住军纪的约束，常常外出闯荡，结交一些好汉，日复一日，就干出一些事来。有一次，他约了几个人到酒馆喝酒，看见酒家姑娘殷勤招待，他就以酒带醉，与她逗玩，嘴里不时地叫，‘梅龙镇上耍风流，终日酒醉桃花宫’。吓得酒家老小躲闪不迭，有些不识相的人与他

评理，他一不听，二不说，动手打了起来，把酒馆打得稀烂。回队后，受到严厉训斥，挨了四十军棍，关了禁闭一月。一天夜里，他戳死了卫兵，拐带了枪枝，越墙逃走了。”

张结巴插话说：“那那时，我我不下手，哪哪有今天，哼！”

赵石掌发觉，这一番话，使张结巴有点不满，于是急转话头，大大吹捧着：“占彪先发制人，那英勇之气概，高明之举动，我等不如了。”

罗高才微微点头，听赵石掌再谈下去：

“张大哥逃出常备队后，回焦石洞找到了‘长毛老二’和‘尖嘴老三’，还约了喻东狗、罗全友等六十多人，打制了一批长矛、大刀、匕首，众人推他为首，正式爬龙背去了。有一次，他带着众弟兄到鹤庆西园地方，路上遇着四十多个老百姓从洱源来六坪村接新媳妇，他一声令下，众弟兄一阵冲杀，把所有的人杀光，财物抢光，死人身上的衣服也剥光，新娘子的绣花鞋也脱去，新姑爷的红袖布也不留，吹鼓手们的唢呐也拿走，轿夫们的红轿也抬走。他非常得意，大声下令，今天伙计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收兵回营，按功行赏！”

张结巴听了，骄傲地说：“真真痛快，石掌替替我说尽了。”

三人大笑。

“那以后呢？”罗高才又问。

“这是占彪初出茅庐第一功，以后那更是韩湘子吹箫——不同凡响了。”赵石掌又吹捧下去。

“从那次得手之后，张大哥得了不少财喜，同众兄弟在

山上享乐了几天。喻东狗向他敬言：“要招收些人马，补充些枪弹，壮大力量，大干一番”。并来了个毛遂自荐，打保进大理城买枪弹。张大哥觉得有理，深为相信，拿出大洋二百元，打发俞东狗直往大理而去。”

“大理，是有名的古城。从唐南诏起，历经宋时的大理国、元初的段氏总管都是立都之地，就是以后的明、清迄至民国以来，也仍是滇西重镇，其繁华之处可想而知了。城中茶楼酒馆林立，烟馆赌场公开，滚龙开山拜堂。”

“喻东狗进得城来，只见那：

“‘金菊花’的卖花女人在摆弄花枝，

“‘木棉花’的沿街治病的郎中在问、望、切、闻，

“‘火辣花’的杂耍之人在手舞足蹈，

“‘水仙花’的酒楼歌女在移步转喉，

“‘土生花’的挑夫在袒胸擦汗。

“还有那：

“叫做‘巾’的占卜者，忙着丢着推卦，

“叫做‘皮’的卖草药者，忙着包药敷膏，

“叫做‘彩’的变戏法者，忙着变幻魔术，

“叫做‘挂’的江湖卖艺者，忙着拨弦转轸，

“叫做‘平’的说书弹唱者，忙着击木拍案，

“叫做‘团’的卖唱者，忙着卖弄风骚，

“叫做‘调’的搭棚扎纸者，忙着扎纸结花，

“叫做‘聊’的高台唱戏者，忙着‘夺位争王’。

“喻东狗看着这五花八门的景象，眼花缭乱，心醉如痴。他本是个色徒酒鬼，烟鬼赌棍，又没见过大市面，心中越来越慌，越慌越馋了。”

罗高才和张结巴听了，心中也痒痒的，赵石掌又滔滔不